

《追忆似水年华》 中的时空建构研究

ZHUYI SISHUI NIANHUA
ZHONG DE SHIKONG JIANGOU YANJIU

刘颖洁 樊高峰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追忆似水年华》 中的时空建构研究

ZHUIYI SISHUI NIANHUA
ZHONG DE SHIKONG JIANGOU YANJIU

刘颖洁 樊高峰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伊伊
责任校对:罗永平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空建构研究 / 刘颖洁, 樊高峰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690-2787-7

I. ①追… II. ①刘… ②樊… III. ①马塞尔·普鲁斯特—小说研究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5486 号

书名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空建构研究

著 者	刘颖洁 樊高峰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787-7
印 刷	成都新凯江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4.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间建构	(6)
第一节 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	(7)
第二节 时间的建构形式	(31)
第三节 “时间”的统一	(59)
第二章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空间建构	(63)
第一节 “空间”概念的发展及渊源	(63)
第二节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物质空间	(65)
第三节 《追忆似水年华》中人物的“精神空间”	(89)
第三章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空交合及其意义	(121)
第一节 时空交合	(121)
第二节 时空交合的影响和意义	(128)
参考文献	(134)
后 记	(138)

绪 论

作为法国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马塞尔·普鲁斯特终其一生精力所著成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同时，在整个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史上都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一部分源自作品中的古典主义特点，另一部分源自其开创了主观化写作的一代新风。所谓主观化写作，是指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抛弃了巴尔扎克式的客观写实的风格，而重在对人物的主观心理进行描写。有些评论家认为普鲁斯特是一位古典主义的作家，也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位伦理性质的作家，对其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评论更是不胜枚举，但总的来说，他的这一作品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多重解读才具备了可能性。

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于 1871 年 7 月 10 日出生，1922 年 11 月 18 日逝世。他出生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奥特伊镇拉封丹街 96 号，成长在一个富裕的有着浓厚艺术氛围的医生家庭中，这对他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于 1913 年至 1927 年相继出版，共七卷，分别为：《在斯万家那边》 (*Swann's Way*)、《在少女们身旁》 (*In the Shadow of Young Girls in Flower*)、《盖尔芒特家那边》 (*The Guermantes Way*)、《索多姆和戈摩尔》 (*Sodom and Gomorrah*)、《女囚》 (*The Prisoner*)、《女逃亡者》 (*The Fugitive*)、《重现的时光》 (*Time Regained*)，它们被称为世界

文学界的“逆向的哥白尼革命”。其中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于1919年12月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对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920年法国雅克·里维埃尔在《在少女们身旁》获龚古尔文学奖时指出：“普鲁斯特更新了心理小说的所有手法，在新的层面上重组了这门人类的心灵研究。”1923年，雅克·里维埃尔撰文《马塞尔·普鲁斯特与实证精神》，再次肯定《追忆似水年华》在探索人类情感方面的创新。美国批评家奥尔登认为这部书具有夏尔·波德莱尔开创的现代派的许多特征，如非理性、主观性等。1943年，法国马丁·朔非耶发表了《普鲁斯特与四个人物的双重“我”》，该文从小说叙述技巧角度探讨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独创性。双重“我”指“自称我”的叙述者马塞尔和“作为我”的主人公马塞尔；其他两个人物分别是作者马塞尔和生活中的人马塞尔·普鲁斯特。后来，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瑞士学者鲁塞在《形式与含义》中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一章中确认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成功形式“封闭的圆形”。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一书中对《追忆似水年华》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读解，德勒兹的“学习读解符号”开创了普鲁斯特研究的另一条新路径。直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对这部著作的解读方式仍在不断更新与变化，有从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从后殖民角度进行解读的，研究视角可谓五花八门。

我国国内对马塞尔·普鲁斯特本人及其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对作者本人的研究有罗大冈的《普鲁斯特传略》等论文，甚至有学者认为是“闲”造就了普鲁斯特。对于《追忆似水年华》著作的研究，有从作品的建构过程来研究的，如谢雷梅的《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分形》、丁子春的《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建构轨迹》以及张寅德的《普鲁斯特小

说的时间机制》等，这些论文主要是从时间角度解读作品；有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尤迪勇的《寻找失去的时间——试论叙事的本质》、张新木的《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程式》以及杨宁的《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小说艺术》等；有从符号学角度解读作品的，如张新木的《论〈追忆似水年华〉中符号的创造》及《用符号重现时光的典范——试释〈追忆似水年华〉的符号体系》等；也有从心理学角度和原始主义角度解读该作品的，但总体来说，国内对马塞尔·普鲁斯特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都不是很深入，与国外的研究成果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然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毕竟是一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书。在整整七卷的作品中，作者叙写了一个时代的变化以及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如果说在我们常态的物理时间中，时间也许还不是那么让人无所适从的话，那么在作者的笔下，时间是可以停顿的，是可以逆转的，甚至是可以置换的，这种非物理时间的的时间观，让整个现实世界变得扑朔迷离。时间可以永远为一段悲伤而驻足，这种非时序性的时间，再加上作者采用了非自主的记忆方式，以及通感的描写方法，让作品呈现出异样的风采。作者本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都可以在这个由非常态“时间”所构建的作品里栖居，如安德烈·莫罗亚在为《追忆似水年华》所作的序中提到的：“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①除此而外，在这个以“时间”为轴线的作品中，空间的存在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作品中，作者对好几个人物的精神空间进行了建构，如主人公马塞尔·普鲁斯特、斯万等。尽管在作品发表的年代，“空间”只是作为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存在，但是随着“时

①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似水年华》序 [M] // 施康强，施康强译文自选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186.

间”概念的扩展，“空间”也成为一个新的主题，它的定义被进一步扩展，继而出现了“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第三空间”等多种类、多层次的分法。时间与空间历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时间在空间中穿梭，空间因为时间而存在，对《追忆似水年华》这部著作中人物精神空间的建构就成为一种可能，从而使其在时空交合中获得新的意义。

总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同时对这部作品进行研究，也许可以从中挖掘出更多的宝藏，这也是笔者试图去探索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对于普鲁斯特而言，时间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可以并行不悖，这与传统线性的物理时间截然相对。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时间”，这些心理时间主要是通过特殊的时间建构形式来表现和完成的，例如“非时序性”“通感”以及“非自主记忆”等。作者通过这些时间建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物的年龄可以无限延长，从而使他们体验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时间形式的建构实现了对人物精神层面的探求，重现的不仅是作者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同时也表达了人类战胜时间的希望。其次，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空间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的精神空间是与物质空间相对而言的，在作品中主要集中在主人公的精神空间方面，包括主人公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爱情精神空间、亲情精神空间以及在生存论意义上的精神空间。这一系列精神空间的建构和完成主要是通过想象、幻想以及回忆等方式，在这些空间的建构中凸显了主人公爱的缺憾以及家宅意识。最后，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时间和空间是可以互置的，这或许是大部分学者所忽略的问题。细读作品就会发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中透露着时间和空间的互置，虽然《追忆似水年华》主要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作品，但是时空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我们更不能强行把它们割裂开来，在这种综合的时空交合观之下，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新的诠释。这种时空交合观

深化了时间，也深化了存在者——人在时间中的位置，从表面上来看，客观时间的流逝改变了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存在状态，然而带走的只是浅层的东西，深层的东西是不关涉客观时间的，它们存在于我们的心理时间中，这就是作者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东西。

第一章 《追忆似水年华》 中的时间建构

众所周知，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关于“时间”的著作，其法文名为“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直译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不仅这部著作的主题是关于时间的，而且它的构建也是依靠“时间”来完成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关于“时间”的小说不胜枚举，因为几乎每部小说中故事的完成、人物性格的发展都是依靠时间这条线索的牵引来完成的，然而，真正意义上以时间为线索来布局整部作品的小说家则是马塞尔·普鲁斯特。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他的作品中，打破了科学家通常所预设的时间的均质性，即“时间是由等值、等量的时刻组成的均质的介质”^①。不仅如此，他还破坏了一元论时间观中所设定的时间的不可逆转、不可停歇性（在古代的西方先后流行过轮回的时间观，直到基督教的出现给这种时间观打上了休止符，取而代之的是神学时代的一元时间观的出现。在一元时间观中，时间是不可逆转的，不可停歇的）。在他的笔下，“时间”成为人类遏制死亡的工具以及治愈痛苦的良方，当然“死亡”本身也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马塞尔·普鲁斯特就是在这追忆的时间中用“时间”的形式构建了以“时间”为主题的

^①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 [M]，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92。

“追忆似水年华”。

第一节 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

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时代，柏格森的哲学是很流行的，通过作者的传记我们也了解到他对柏格森的哲学是有所涉猎的。柏格森在时间观方面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即“绵延”。“绵延”指的是“时间被实际经历的状况，就是说不是一个时刻连着另一个时刻，而是持续不断地流动，在其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①。不仅如此，柏格森还特别反对“科学将时间看成是均匀可分的，这也就是把时间等同于空间”^②。他认为此种将时间等同于空间的做法，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而时间的空间化则意味着割断了时间流或绵延不断变化的基础，因为“空间化的时间是不允许有真正发展的”^③。相反，他“着意于时间在意识中呈现出的连续的流动”^④，并且他坚信“时间流或绵延是以不断变化和创造的原则为基础的”^⑤。正如约翰·穆拉克所说，于柏格森而言“时间必须是创造性的，假如它没有创造力，那它就根本不是时间。在真正的时间当中，每一刻在性质上都不同于前一

①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M]. 张卫东,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92.

②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M]. 张卫东,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92.

③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M]. 张卫东,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92-193.

④ D. W. Hamlyn. *The Pengui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 London: Penguin, 1990: 287.

⑤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M]. 张卫东,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93.

刻”^①。在这一点上,“柏格森的观点与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因为对詹姆斯来说,意识是永恒的、持续的流动——就是说,它不能被切割成分散的片段。^③

而马塞尔·普鲁斯特因为受到柏格森的影响,其时间观与时间概念也是区别于传统的物理时间观的。他坚信物理时间只是世界的表象,而心理时间才是世界的本质。其中物理时间,即我们一般所认为的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是单向的、线性的、匀速流动的、不可停歇的,它一去不复返。此种物理时间在柏格森的认知中是它“用空间的固定概念来说明时间,把时间看作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④。而心理时间则与之不同,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被称为主观时间,它是一种持续,“持续是时间的自我品质”^⑤,它具有回环往复的特点以及渗透性,它相异于物理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和无间歇性。除去这两点,它还具有不可分割性,因为在人的心理时间中,过去、未来和现在是一个整体,而且它们的变化前后相接,一旦强行将这种绵延的时间切割,原来鲜活的感受就会破裂成碎片而无法拼贴。作者就正是利用物理时间会衰老与流失这一特征来反衬心理时间对抗死亡的功能,进而架构了全书。因此,作品中对心理时间的建构将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

① Mullarkey J. *Bergson and Philosoph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②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M]. 张卫东,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93.

③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M]. 张卫东,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93.

④ 刘建军. 20 世纪西方文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185.

⑤ 徐真华, 黄建华. 20 世纪法国文学回顾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47.

一、非时序性的时间结构

首先，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关时序的写法的例子很多，如倒叙、插叙、闲笔、重复叙述等。然而无论采取怎样的时序形式，作品中故事的情节都是完整的，故事都是发展的，但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这一切都是未完成状态。例如，那个非常有名的开头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半小时之后，我才想起应该睡觉，这一想，我反倒清醒过来。我打算把自以为还捏在手里的书放好，吹灭灯火……^①

我们看到的是从中间叙述，没有前因、没有暗示，有的只是一个未眠人的絮语。当然，这种叙述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著名的《奥德赛》也是从中间叙述的，不同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这个叙述并不是直达末尾，在此过程中通过回忆的方式对故事的开头进行补充。相反，它是回环的，它的叙述不断地回到起点和终点，与之同时起点又是终点，终点又是起点，就像那古老的钟摆一样，这样的叙述打破了叙述的时序性，时间不是依次推进也不是倒着完成，而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回环往复的未完成状态。

其次，作品中时间的非时序性还表现在叙事时各种其他时间的插入。在整部作品的叙述中，其他时间的随意插入是不胜枚举的。从大的层面来说，有时候整个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各种时间插入的合成物，如在《重现的时光》中，叙述者尽管从回归当松维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 (1): 在斯万家那边 [M]. 李恒基, 徐继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0: 3.

尔之后开始叙述，但他很快地就插入了主人公在贡布雷甜美的童年生活；同样，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斯万爱情的叙述，叙述者在对斯万的爱情进行叙述时，先是展开了对其爱情开端的叙述（此处需强调的是斯万的爱情发生在主人公出生之前），接着插入了主人公在巴黎生活的场景，最后才又回到斯万爱情发生的布洛涅森林。这种既不按人物性格发展的线索去架构全篇也不考虑故事中人物年龄、事件发生前后统一性要求的写法，与通常意义上的叙述手法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叙述者是按照柏格森的“心理时间”来叙写事件的，而非物理时间，而此种“心理时间”与日常生活中的物理时间是相背离的。因此，在作品中才会多次出现其他时间插入的叙述。

当然，这种其他时间插入的叙述，从小的方面来说，如在《在少女们身旁》中，主人公与外祖母去巴尔贝克海滩度假时的一次出行描述中就插入了其他时间。

我们启程。绕过铁路车站以后不久，便走上一条乡间小路。小路在迷人的园圃间拐一个弯，又拐一个弯。路两旁均为耕过的土地。很快我便感到这条小路像贡布雷的小路一样熟悉而亲切。耕地中间，不时可见一株苹果树。苹果树上确实已经没有花朵，只有一簇雌蕊。但这已足以令我心醉神迷，因为我又认出了那无法模拟的树叶。那大大的叶子，有如婚礼结束后台阶上的地毯，刚刚被红扑扑的花朵那白缎长裙的拖裾踏过。^①

此段关于主人公与外祖母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起驾车出行时事件的叙述，本来属于按时间发展进行的常态叙述，结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2）：在少女们身旁 [M]. 桂裕芳，袁树仁，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255.

果，当主人公看见苹果树和苹果花时，此常态叙事戛然而止。叙述视角转换至第二年：

翌年五月，在巴黎，有多少次，我在花店里买上一枝苹果树枝，然后在它那花朵前度过一整夜啊！花朵放出同样的乳白色的津液，将其飞沫又撒在叶芽上。似乎卖花商人对我十分慷慨，出于创造性的趣味，亦出于巧妙的对比，又在白色的花冠间，每边都加上了恰如其分的粉红色花苞。我久久凝望着这花朵，吩咐将花放在我的灯顶上，直到黎明给花朵送来了曙光，我常常还在望着它们。在巴尔贝克，黎明大概也同时放出这曙光的吧？我在想象中极力将这花朵带回这条路，让这花朵大量增加，将它铺满已准备好的画布上那准备好的框架。边框便是那些园圃。园圃的图案，我已牢记在心。^①

然而，尽管叙述视角发生了转换，从当下对巴尔贝克海滩出行场景的叙述转到了第二年巴黎的五月季节场景，但是转换过来的场景叙述中仍旧叠合着上一年巴尔贝克海滩的场景，这从以下的叙述中可知：“我久久凝望着这花朵，吩咐将花放在我的灯顶上，直到黎明给花朵送来了曙光，我常常还在望着它们。在巴尔贝克，黎明大概也同时放出这曙光的吧？”^② 此处，实际上涉及的是多重时间的插入，即先是对巴尔贝克海滩出行场景的叙述，接着在此叙述中插入第二年的巴黎五月场景，再接着在巴黎五月季节的场景中又插入对上一年巴尔贝克海滩出行场景的叙述，直到此段的末尾，作品又再次回到了对巴尔贝克海滩出行场景的现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 (2)：在少女们身旁 [M]. 桂裕芳，袁树仁，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255.

②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 (2)：在少女们身旁 [M]. 桂裕芳，袁树仁，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255.

场叙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到了一处海滨的高处，当我从树木的枝叶间依稀望见了大海时，这么远，那些将大海移到大自然与历史之外的细节，自然都消逝了。”^①在此简短的叙述中，尽管时间呈现出单向不可逆的状态，但是这实际上是暂时的，各种非时序性的其他时间的不断插入才是“追忆似水年华”中时间永恒的建构方式。

再次，作品的非时序性还表现在时间的非匀速行进。在物理时间的定义中，“时间是单向线性的匀速流动”，作为时间特质之一的匀速性，在作品中也是不存在的。就像这部著作出版时，奥朗多夫出版社的经理昂多罗写信给作家朋友罗贝尔说的“亲爱的朋友，我也许实在是太笨了，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花上30页纸来描写他如何倒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情状，我挠破头皮也还是不得要领”^②一样，实际上，作品中给人这种感觉的例子不胜枚举。叙述者通过改变时间的速度来表现时间的流逝，从而给人一种感觉：时间的加速与减速，但是这些又恰恰是与叙述者的内在感受和体验相契合的。叙述者把阿尔贝蒂娜出逃那一天预设为时间的最强音，于是在整部《女逃亡者》中时间几乎是停止的，只通过对因阿尔贝蒂娜出逃对主人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的描述来体现时间。但是主人公又因固着于失去阿尔贝蒂娜的创伤中不能自己，而其内在感受到的一直是漫无边际的痛苦，那么与之内在感受相关的心理时间因此也停止了。创伤永恒，即时间永恒。

当然，此处之所以判定阿尔贝蒂娜的出逃对主人公而言是精神创伤而非一时的痛苦，原因在于痛苦不会持续胶着或固着，但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 (2): 在少女们身旁 [M]. 桂裕芳, 袁树仁,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1: 255.

② 徐曙玉, 边恩国.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232.

是精神创伤却会。“创伤”(trauma)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期的医学文献中,它最初的意思是身体上的‘伤口’(wound)”^①。然而,“经过19世纪现代工业发明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推动和影响,创伤研究从医学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从病理学转向心理学”^②。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界定如下:“创伤”是指“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间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③。创伤因分类标准不同有不同的类型,如身体创伤、精神创伤以及文化创伤等。其中,作品中的主人公马塞尔·普鲁斯特所遭遇的就是精神创伤。

就精神创伤本身而言,“它是人的不可丢弃的一部分,但是它却不能被同化进入的身份认同结构之中,它是一个异物,冲破了传统逻辑的范畴: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既是在场的又是不在场的”^④。不仅如此,它通常情况下“没有渠道转化成语言和思想”^⑤,因此,它缺少了得以释放和治愈的渠道。除此而外,创伤本身会“巩固经验,使意识无法通达到那里,只能在这个意识的阴影中作为一个潜伏的存在而固着下来”^⑥。而此种固着又导致创伤主体执着于自己创伤,时刻不能自拔,作品中的主人公马塞尔·普鲁斯特在经历了阿尔贝蒂娜出逃事件后的精神状态即是如此。

① 赵静蓉. 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 [J]. 学术研究, 2017 (1).

② 赵静蓉. 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 [J]. 学术研究, 2017 (1).

③ 车文博. 精神分析导论 [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223-224.

④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97.

⑤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19.

⑥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94.